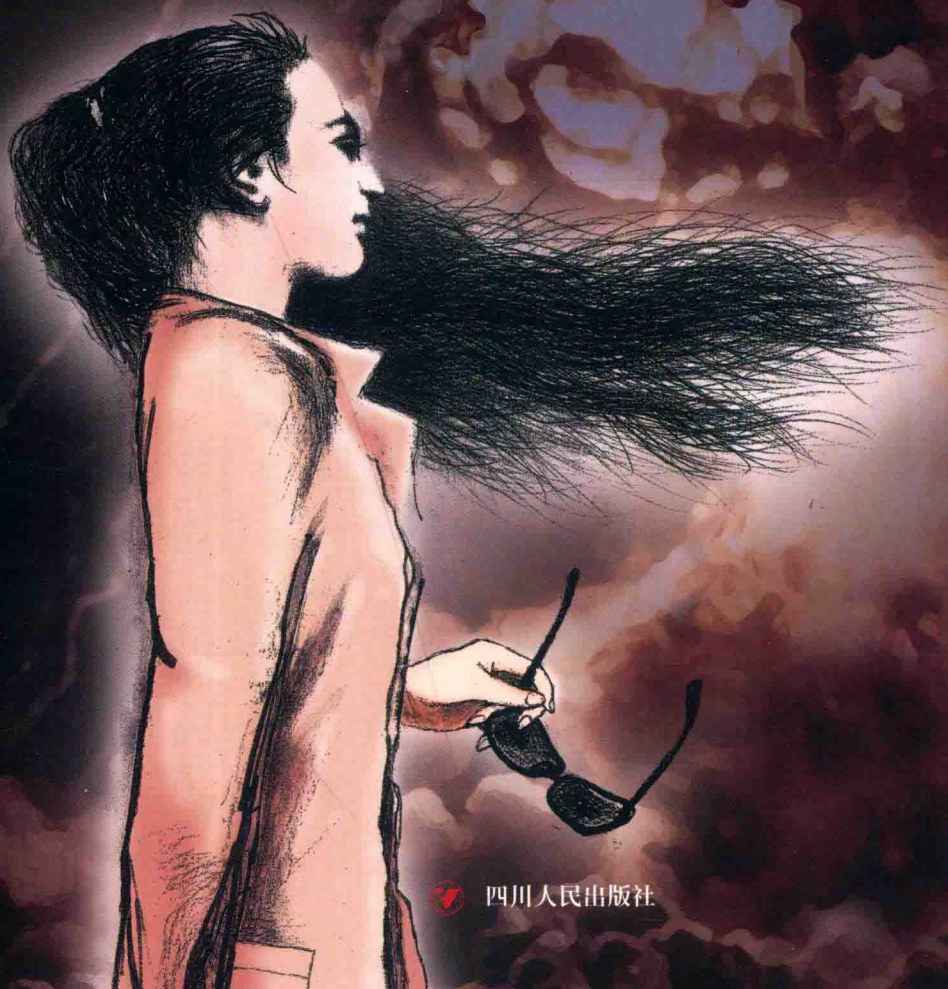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终极版）

第二次握手

张 扬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握手

长篇小说（终极版）

张杨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次握手：终极版 / 张扬著. —1版.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2

ISBN 978-7-220-10604-0

I. ①第…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4913号

DIERCI WOSHOU

第二次握手 (终极版)

张 扬 著

出品人
责任编辑
营销策划
封面题字
封面绘画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黄立新
陈小梅
张明辉
李 锐
张 扬
象上设计
袁晓红
王 俊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70mm × 240mm
36
420千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10604-0
58.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本书部分封面图片的使用，未能与著作权人取得联系，特此致歉。著作权人知情后
请与四川人民出版社联系。特此声明。

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

——恩格斯

中国女物理学家与“曼哈顿工程”

——写在前面

1963年2月我去北京，在京期间住在一位长辈亲属家中。他是个化学家。我自少小即对科学充满兴趣，现在有机会与科学家零距离，科学成了两人之间的经常话题。一次谈到“曼哈顿工程”，他不经意道“当年一位中国女物理学家参加了‘曼哈顿工程’……”但他戛然而止，不再往下说。我也不追问。我知道他于40年代中、后期以科学家和语言专家的身份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过，这在后来是算作“政治历史问题”的。不过我一直猜想，是否正由于这段“政治历史”，使他得以知道一位中国女物理学家参加过“曼哈顿工程”的？

这次北京之行还使我意外听说了这位风度翩翩的化学家一段凄惘的爱情故事。

回到南方后，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我发现很多人喜爱它。以后漫长岁月中这部小说的篇幅、篇名乃至人物情节几经衍变，但那段发生在科学家之间的凄惘爱情和那位中国女物理学家参加“曼哈顿工程”的故事，不曾变化。

这部作品自1963至1970年多次重写，手稿均被人借走不知所



第二次握手

踪。中国人曾遭逢过社会生活极不正常的漫长岁月。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本作品1970至1979年曾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全国，并因此于1975年1月导致我被捕入狱和内定死刑，罪名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1979年1月平反，7月这部作品以长篇小说形式和“第二次握手”书名正式出版。发行量很快达到430万册，至今居新时期以来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印数的首位。这以后的《第二次握手》没有“刑事”问题了，却出现另一个多年缠夹不清的问题——

1982年，《大众电影》杂志发表“一群留美中国学者的来信”，题为《电影〈第二次握手〉在美国放映引起哄堂大笑》。

“留美中国学者”们宣称没有任何中国人参与过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作品中女主人公丁洁琼参加“曼哈顿工程”纯系无中生有云云。

此前，1980年第2期《新湘评论》徐运汉的文章《文章得失众心知》对《握手》有很多好评，但也认定中国人参加“曼哈顿工程”是“大胆的凭空想象”。

1986年，参加过新中国核武器理论设计的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在《光明日报》撰文谈《握手》，谓此书“浓墨重彩影响很大”，可是所写重大事件完全不符合史实，众所周知当年没有任何中国人参加“曼哈顿工程”，可是作者却虚构出这样一个女物理学家丁洁琼。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片山义郎译出《第二次握手》，但先后找了七位日本书商均拒绝出版，理由也是当年没有任何中国人参加过“曼哈顿工程”——这里最重要的已经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民族感情”。原子弹炸在广岛长崎，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特别是这原子弹的研制者之中还有他们最为蔑视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

女性——这成了很多日本人心目中的奇耻大辱。

韩国人则相反。《第二次握手》2006年版刚问世，他们立刻要求译成韩文出版。朝鲜半岛在历史上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当韩国人从书中看到一个东方女子为民族复兴不远万里赴美留学，为“曼哈顿工程”作出贡献时感到振奋。

然而说来说去，最重要的终归是史实：当年到底有没有中国人参加“曼哈顿工程”？

《百科知识》1984年第2期《华裔美国人》（据托马斯·索维尔著《美国民族问题》，陈华编译）最早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一位华裔美国女物理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与研制美国第一枚原子弹。”

——与中国有一点沾边了。不过仍然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美国女物理学家”。

又过了漫长时日，直到90年代中期，我才偶尔从海外中文期刊上明确得知了那位女物理学家的姓名、身份和她当年参加“曼哈顿工程”的来龙去脉，得知了她何以在长时期避而不谈那段史实，得知了她作为二十世纪最优秀的物理学家之一的杰出贡献，特别是得知了她30年代赴美留学，整个40年代直至50年代在美国工作期间一直持中国国籍——这一点非常关键。这就是说，她不是以“华裔美国女物理学家”即美国人的身份，而是以“中国留美女物理学家”或“中国女物理学家”即中国人的身份参加“曼哈顿工程”的。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这位优秀女物理学家当年参加“曼哈顿工程”的事迹已广为人知。我之所以直至本书2006年版（人文社版）才有可能让故事情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史实，韩国人在看到2006年版后才积极要求翻译出版，原因亦在于此。



第二次握手

因缘际会，我几乎是最早知道了一位中国女物理学家当年参加“曼哈顿工程”的史实，也最早把它写进了文学作品。

当年按照罗斯福与邱吉尔的协议，只有持美、英两国国籍者经过严格审查后才可参加“曼哈顿工程”，先后参加该“工程”的总人数达53.9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15万人，包括28个英国科学家。那位中国女物理学家的参与，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她的文学形象便是丁洁琼。

因此，本书中周恩来总理关于“所有的中国科学家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保持节操，忠于民族和国家。但是，他们之中直接参加过‘曼哈顿工程’，以这种方式为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只有丁洁琼教授一人”的说法，符合历史的真实。

也因此，本书中艾森豪威尔总统说的“哪怕只有一个丁洁琼，我们就不能说当年参加‘曼哈顿工程’的全都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哪怕只有一个丁洁琼，我们就不能忘记她身后那个伟大的民族”，符合历史的真实。

作者

目 录 CONTENTS

| | | |
|----|--------------|-----|
| 1 | 深巷来客 | 1 |
| 2 | 暴风雨中 | 16 |
| 3 | 松居医院 | 28 |
| 4 | 沪宁线上 | 41 |
| 5 | 齐鲁风烟 | 59 |
| 6 | 杏花村里 | 70 |
| 7 | 香山深处 | 81 |
| 8 | 大学校长 | 93 |
| 9 | 终身大事 | 104 |
| 10 | 不测风云 | 123 |
| 11 | 美丽敌人 | 141 |
| 12 | 基督受难 | 159 |
| 13 | 花信风来 | 171 |
| 14 | 风萧萧兮 | 183 |
| 15 | “U委员会” | 193 |
| 16 | 大洋两岸 | 207 |
| 17 | 飞虎队员 | 220 |
| 18 | 平安之夜 | 229 |
| 19 | 神秘信箱 | 243 |
| 20 | “香格里拉” | 258 |
| 21 | “男孩诞生” | 269 |



第二次握手

| | | |
|----|-----------------|-----|
| 22 | 血海深仇 | 280 |
| 23 | “恶有恶报” | 296 |
| 24 | “H弹” “G弹” | 310 |
| 25 | “小姑居处” | 325 |
| 26 | “恐怖花园” | 342 |
| 27 | “东厂”烈火 | 355 |
| 28 | 情深如海 | 367 |
| 29 | 妈妈！妈妈 | 384 |
| 30 | 夜半枪声 | 397 |
| 31 | “彗星”陨落 | 410 |
| 32 | 此恨绵绵 | 421 |
| 33 | “无形钢锯” | 435 |
| 34 | “巴士底狱” | 449 |
| 35 | “原子间谍” | 463 |
| 36 | 良知作证 | 476 |
| 37 | 彼岸永诀 | 488 |
| 38 | 物是人非 | 505 |
| 39 | 相见时难 | 519 |
| 40 | 为了忘却 | 534 |
| 41 | 情真意切 | 544 |
| 42 | 相握无言 | 558 |
| | 尾 声 | 565 |



1 深巷来客

一九五九年深秋的北京，金风萧瑟。浓绿苍翠的香山，在西风吹拂下变得赭红紫黛，斑斑驳驳。

一辆棕红色华沙牌小轿车行驶在郊区一条沥青公路上，从公主坟地带自西向东进入市区，经过西单路口和西长安街，在天安门广场转弯，从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前驶过，从彩绘一新的正阳门和箭楼西侧驶过，自北而南驶上前门大街。这里行人如织，车水马龙，各种商店栉比鳞次，霓虹灯闪闪烁烁。

华沙车逐渐放慢速度，朝东驶入一条小街，缓缓停在一处巷口。附近全是平房，灰砖灰瓦灰色地面，既冷落单调而又干净整洁。偶有自行车和行人从旁匆匆拂过。

小轿车后座门被推开，一个宽肩膀、高身材的中年男子钻出来。他捋捋灰白的长发，舒展双臂和腰肢，挺了挺胸脯，做了几次深呼吸。一位圆脸姑娘从副驾驶座钻出来，站到他面前盈盈笑道：“苏老师，到家了。”

“时间过得真快呀，”苏老师略微环顾四周，语含感慨，“转



第二次握手

眼就是一年了！”

中年男子额头凸出，面目清癯，肌肤呈古铜色。他身着黑西服，打一条蔚蓝色丝质领带，外穿灰色风衣。他望着姑娘说：“小星星，到家里坐坐吧，妈妈一定很想你。”

“妈妈一定更想您！”

苏老师笑起来。

“您跟妈妈多说话吧。”小星星仍然满面笑容，“我常来看妈妈，今天就不进屋了。”

司机从后备厢中搬出一大一小两口皮箱，大步跨进小巷，又趑回车前：“苏副所长，行李放到您家门口了。”

“谢谢，小赵。”

“哪天上班？我来接您。”

“过几天吧。咳，阔别一年，所里变化一定很大。”

“所里变化不大，”小赵的口气忽然变得怪怪的，“变化大的是咱们的金星姬同志。”

“什么意思，赵德根？”小星星警惕起来。

“阿弥陀佛，我哪敢有什么‘意思’。”

“我有什么变化？”

“‘女大十八变’嘛，总得有点变化。”

“我哪儿变了？”

“如果你一定要逼我，我就只好如实禀报苏副所长，在他出国工作这一年中，他钟爱的女儿、学生兼助手小星星，在精神面貌方面或曰感情生活领域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和天翻地覆的……”

姑娘一把掐住赵德根的耳朵。

小伙子嚎叫起来。



苏副所长微笑不语。

“快开车，”姑娘使劲捶打赵德根的肩膀：“长舌鬼！”

“遵命，遵命。”司机一面钻进汽车，一面朝中年男子眨巴了一下眼睛：“再见，苏副所长。”

“苏老师，再见。”金星姬也回到副驾驶座上，朝车窗外招手：“代我向妈妈问好。”

小轿车缓缓开动，徐徐远去。

中年男子回头走入小巷。两侧的几栋门楼虽已石阶销磨，漆皮剥落，但还看得出从前的气派。他跨过一道高高的门槛，一座寻常四合院呈现在眼前。院中铺砌青砖，栽着几株“西府海棠”——这是一种高约丈余的落叶小乔木，春季开淡红色花朵，秋天结紫红色果实。现在树叶虽已凋零殆尽，但圆滚滚、沉甸甸的海棠果依旧挂满枝头，有如一颗颗琥珀珠子。正房檐廊上，室内灯光使门窗玻璃上弥漫着苹果绿，也照映着窗下层层摆放的几十盆兰草。

无线电广播恰在此时透过门窗传出。一位女播音员正在报告首都新闻：“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药物研究所副所长苏冠兰教授率领的中国医药专家组一行七人，结束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工作后，今天下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苏冠兰正待敲门，这时停住手，侧耳倾听：“卫生部、外交部、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有关负责同志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使馆官员，前往机场迎接。”

屋里传出一声轻叹：“广播都报了，怎么还没到家呢？”

“到家了，到家了！”苏冠兰笑着叫道。房门没闩，一推就开了。他拎起搁在门外的两口皮箱跨进屋里并立刻回身带上房门，以免凉气尾随而入。



第二次握手

“冠兰，你回来了！”女主人回身一瞅，喊出声来。她仿佛要比丈夫矮一头，身躯单薄，脸色苍白，满脸浅细皱纹，灰黄的鬓发中掺有不少银丝。但五官端正，双眸清澈，现在，这两颗眼睛因潮润而发亮。

“玉菡，是我，我回来了！”苏冠兰说着，展开双臂。

玉菡扑过来，伏在丈夫胸前。

“玉菡，玉菡，我的玉菡！”苏冠兰拥抱妻子，喃喃低语。妻子比一年前更加单薄了，身躯有如纸片，急剧起伏的胸脯是扁平的，肩膀和脊背瘦骨嶙峋。教授闭上发烫的两眼，用面颊和嘴唇默默地、久久地摩挲妻子的鬓角、脸庞、脖颈和肩胛。

“冠兰，这不是做梦吧？”玉菡半闭眼睛，语气如同梦幻：“一年来我无数次梦见此情此景。”

“这次不是做梦，玉菡！”苏冠兰的嗓音微微发颤，“此刻的咱俩两位一体，你的两只眼睛离我只有四英寸。”

“四英寸？”

“就是十点一六公分。”苏冠兰伸出右手的拇指和中指比画。

“你呀，冠兰！”玉菡忍不住笑起来。她挣开一点，双手捧着丈夫的脸：“孩子们听见了，会笑你的。”

啊，孩子！苏冠兰心头一热：“是呀，孩子们呢？”

几乎与此同时，通往里间的一扇门打开了，露出两张胖胖的小脸和两双亮晶晶的黑眼睛。紧接着响起一阵欢呼和喧闹：“啊，是爸爸！”

“爸爸，爸爸，真是爸爸！”

“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

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争先恐后跑出来，扑向父亲。苏冠兰

乐呵呵地蹲下来，将一对儿女紧紧搂在怀里。

玉菡拭拭眼角，深深舒一口气，倚在门框上，含笑注视着抱作一团的丈夫和孩子们。

“爸爸，您从国外回来，带了什么好吃的？”五岁的男孩苏圆忽然问道。七岁的女孩苏甜瞪了弟弟一眼：“你这小馋虫！爸爸出国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吃。你也不问问爸爸多么辛苦，就知道问吃的！”

苏圆眨巴了一下眼睛：“我问了吃的，接着就要问爸爸多么辛苦了。”

“啊哈！”教授扑哧一笑，“我的小馋嘴儿子，没想到又变成小贫嘴了。”说着，他在儿子的脸蛋上使劲亲了一口。苏圆咯咯笑着，躲开父亲的胡碴。苏冠兰转过脸来，摸摸苏甜的脑袋问：“好女儿，你已经成了小学生，是吗？告诉爸爸，学习成绩怎么样，有几门不及格？”

“连一门三分、四分都没有，”小姑娘竖起一根食指，“全部是——”

教授睁大眼睛：“哎呀，全部是二分？”

女儿骄傲地张开手掌：“不，全部是——五分！”

苏冠兰将两个孩子更紧地拢在胸前：“好啊！甜甜不是想成为一名医生吗？这么好的成绩，一定能成功。”

小男孩伸开两只胳膊，嘴中发出隆隆轰鸣：“呜——我可不当医生，我要当飞行员，开着喷气机满天飞，满天飞！爸爸再出国，就坐我开的飞机。”

玉菡费好大力气才将一双儿女从丈夫怀里拽开。苏冠兰得以直起身来。妻子帮他脱掉风衣和西服，解开领带。这间屋兼做客厅、



餐厅和起居室，称为“大厅”。玉菡叫孩子们洗手，准备吃晚饭。苏冠兰将皮箱拎进隔壁书房。妻子在背后催促：“快点换鞋，准备吃饭。饭菜都热了凉，凉了又热，都没滋味了。”

书房很大。东、北两面墙壁整个都是书柜。朝南亦即朝院子那边开着窗户。西墙挂着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和中印半岛地图。中印半岛也叫印度支那半岛，越南位于这个半岛的东部，苏冠兰刚从那里回来。还挂着两幅印刷精美的油画。当时的中国风行苏联和俄罗斯艺术。这两幅画都出自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画家手笔：一幅是克拉姆司柯依^①的《无名女郎》，另一幅是艾伊瓦佐夫斯基^②的《第九个浪头》。

书柜中排列着上千本书籍，除工具书外，都是化学、药理学、植物学、医学、人类学、微生物学、细菌学和病毒学领域的专业外文书籍。摆放着几只铜镜和陶俑，十来件陶瓷、角骨、象牙、玻璃、玉石、玛瑙和景泰蓝制品，还有“文房四宝”。

南墙的窗外挂着一张竹帘，透过帘隙可以窥视小院。窗内的苹果绿绸帘朝两边拉开。窗前有一把安乐椅和一张红木写字台；桌面尽管很大，却几乎被台灯、小书架、文具、电话机、英文打字机和收音机等占满了，玻璃台板下可以看到苏冠兰全家和亲友的照片。

“美多牌”五灯收音机还在播送新闻。教授伸过手去拧动旋钮，将音量降得很低，扬声器中传出轻音乐《花儿与少年》明快而富于跳跃感的旋律。

天花板正中垂下一盏花枝状吊灯。灯下的大理石方桌上摆设着

① 克拉姆司柯依（1837-1887）：俄国画家，曾组织“巡回展览画派”。其名作《无名女郎》画于1883年。被认为是“一幅魅力四射的肖像画，表现的是一位面容姣好、气质高雅的女性形象”。

② 艾伊瓦佐夫斯基（1817-1900）：俄国风景画家，擅画海景。《第九个浪头》，常被译为《九级浪》。

茶具、镜子、座钟和留声机。西墙下两张松软的单人沙发之间放了一张茶几，各处还摆设着几盆菊花、文竹和仙人掌。总之，到处一尘不染，仿佛在有情有义地迎候男主人风尘仆仆远方归来。

“玉菡，”苏冠兰心头一热，高声道：“你辛苦了！”

“怎么了？”

“在国外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又脏又累。乍一回家，像是进了天堂，你营造的天堂。”

“哦，我忘了一件事：兰草还没搬进屋呢。”

“吃了晚饭，咱俩一起搬吧。”

苏冠兰在大理石方桌旁的软垫靠椅上坐下，开始脱掉皮鞋，换上拖鞋。他捋起袖口，跷起二郎腿解皮鞋带，顺便从桌上小镜中瞅瞅自己：修长的面孔，长而亮的眼睛，长而高的鼻梁，后掠的灰白色长发……

“玉菡，”因为隔着屋子，苏冠兰必须抬高嗓门：“出国前我的头发大半是黑的，现在大半成了白的。”

“整整一年啊，而且这一年里你太累了。”那边厢，玉菡也抬高嗓门：“不过，白发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遗传性状非常明显。爸爸白发不是也很早吗？”

“基因，基因。”苏冠兰失笑，“对，你是研究病毒学的，时时要用到这个。”

玉菡又说了句什么，苏冠兰没听见。他被小院中某种动静吸引过去了，趿着拖鞋踱到窗前。透过帘隙往外一瞥，一位女郎的身影映入他的视野。女郎身材高挑，体态窈窕，步履轻盈缓慢，栗黑色的浓密长发在脑后盘成圆髻。面庞呈椭圆形，五官富于雕塑感，嘴唇线条优美；大眼睛朝两侧高高挑起，睑黛较深，睫毛很长，瞳人